

左龠外集

五

四十五

卷之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卷之四

四

左龔外集目錄

卷五

論孔子無改制之事 三十八頁

非古虛上下 六頁

論孔子無改制之事

中國自古迄今制度不同朝名既改則制度亦更然改革制度之權均操於君主未有以庶民而操改制之柄者以庶民而操改制之柄始於漢儒言孔子改制然孔子改制之說自漢以來未有奉爲定論者奉漢儒之言爲定論則始於近人夫以庶民而改制事非不美特考之其時度之於勢稽之於書覺孔子改制之說實有未可從者中庸有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非孔子之言乎王制有言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教此非先王之制乎先王之制既如此孔子之言又若彼使孔子而果改制也又奚必以制度之權僅屬於天子又何必引先王之制以自蹈亂政之誅是則孔子者從周制者也從周制而兼考古制者也

見後文

謂之改古制不可謂之改周制猶不

可然孔子改制之說亦有由來蓋六經之書所言之制與他書

不同而六經所記之制復此經與彼經互歧即一經之中亦或

先後異辭此誠考古者之所難解也然靜以察之約有數故一

由周代頒行之制未必普行於列國古代舊制仍復並行如晉

啟夏政之左傳云封唐叔于夏墟啟以夏政此晉啟夏政宋襲殷

官如殷用五官之制見于曲禮亦殷制五官取法五行故墨子

經下篇亦曰五蓋即般相勝若宋有六卿則司民之官遺制太宰

而增左師右師蓋即般代司天之官別於司民之官遺制太宰

宗伯皆司天之官故魯備四代之禮樂明堂位言魯備四代之

不列六官與周異魯備四代之禮樂明堂位言魯備四代之

之鸞車夏后氏之鉤車般之輅周之乘輅則夏之棧般之輿周

亦兼備四代如大琴瑟中琴瑟是也此雖近于誇張然足

也列國之制有悉用古代之制者有用周制而稍參古制者故

制度互歧其故一二由周代之制亦前後不同如武王所行之

政殊於文王之治岐而周公所定之制又殊於武王開國之初

如周文王時用五官之制故佚周書大明武解云順天行五官

官候厥政至于開國之後則改五官為六官又如孟子言文王

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至于周公之時蓋侯國之制異則有征有禁又封爵之制亦周公與武王不同

于王畿而守成之法又異于開創是猶西漢初年之制異於孝

武時代之制也故西周末年之制又與周初不同又禮言天子

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西周末年

改周初之禮周禮有太宰無卿士而詩則言幽王時有卿士此

西周末年改東周以降更無論矣其故二三由列國之時多更

周初之官春秋經所書初稅畝作丘甲作三軍用田賦是若非改

古制如春秋經所書初稅畝作丘甲作三軍用田賦是若非改

偏伍鄭作丘賦楚用乘廣凡田賦軍旅無論政治之多紛更也

之大政莫不變古略舉數端餘可類推無論政治之多紛更也

即禮制亦多紛更而如檀弓篇多著列國之變禮如言魯婦人墜

委巷之禮是故禮制未能畫一其故三加以古代之制或因地

餘可類推是故禮制未能畫一其故三加以古代之制或因地

而殊如鄉遂用十夫有溝之法都鄙用九夫為井之法或因事

而殊如地方區畫或用縣遂之法或用鄉黨之法是也或因事

賦如出軍之數異于或因時而殊避金革之事是至於孔子

之時則古經殘缺故史記儒林傳有言禮至孔子時其經不具

又孔子世家曰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亦曰吾猶及史

之闕文

管子言封禪者七十二君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楊朱言太古之事渺矣孰記之哉則古事至東周缺者多矣

經典既殘而古代之書又著於方策有漆書刀削之勞學術多

憑口授孔子雖從周禮

見後

然魯備四代禮樂又孔子徵夏禮於

杞徵殷禮於宋則孔子編訂之禮於周禮之外間引古代禮文

亦所必然故古禮異於周禮者必明證某禮爲某代之制今之

見於戴禮者是也

四代之禮不同見于明堂位檀弓王制郊特牲表記者甚多文詞甚繁茲不贅引

亦

有舉古代僅存之禮而未引今禮以證其異同者或係當時人

士所共知不必證明其因革或係所錄之文書缺有間未能判

決其是非由前之說則係孔子之省辭由後之說則係孔子之

缺疑

故孔子言知之爲不知爲不又言君子于所不知蓋闕如

況六經多據古冊

見後文

古冊所記雖係實錄或所錄僅一時之制或所記據時人之言

或增以誇飾之辭

如明堂位是

或由於傳聞之異孔子因其舊而書

之故六經所言之制與他書不同復此經與此經互歧而一經

之中亦先後異詞也且孔子周游七十二邦

莊子

則所見不僅一

國之制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則所聞不僅一人之言多見而

訛多聞而缺疑兼收博采以待折衷此史談所由以博而寡要

相譏也然博采異文附之簡策管韓諸子皆有之則儒家之書

記載之歧奚足異乎及孔子既歿其弟子所見有異同所聞亦

有詳略或所師不僅孔子一人如今大小戴諸書均孔門弟子

所編而詩書春秋諸經亦爲孔門弟子所傳然各有所記采掇

雜轅或所用非孔子一家之說由是傳經之派各自不同

其詳見下

冊漢代古文
學辨誣篇

其確守孔子之說者亦僅據孔子所錄之文未能

詳考其所出亦未能判析其異同則以載籍缺殘之故

見下冊
古文學

辨誣
篇

然六經之互相犄犄者遂無由而明其故矣如檀弓篇論

大功廢業所引者已具兩說而弔喪之服子游與曾子不同曾

子爲子思之師而其論執親之喪也又互相駁詰

皆見
檀弓

足證當

世之論古制均傳聞異詞然皆傳述之歧非關制作之旨

此可證明

孔子不改制若如近人之說則孔子所改之制門弟子俱奉之何以子游與曾子不同而子思復與曾子不同乎

加以戰

國之去籍秦政之焚書

見下冊古文辨誣

古禮盡亡所存者惟周官經

亦見下冊

漢儒以之考訂他經覺制度互歧遂臆斷某書所言爲殷

禮某書所言爲虞夏禮及於虞夏殷之禮無所徵遂臆斷爲孔

子所改之制然孔子改制於經典無明文且改制必屬於王者

不屬於平民漢儒因論語有其或繼周之文

或者疑詞也

遂以爲孔

子承周之統以謂孔子既承周統則必革周之制夫承統者必

改制大抵謂王者治定功成也必新天下之耳目損益質文以

應世運然其說非出於儒家實出於陰陽家之言五德考五德

終始之說大抵以君主感天而生歷代感生之帝不同則所尙

之德亦不同感生之帝有五即青黃赤白黑五帝也所尙之德

有五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也此說出於黃帝所倡之五行若周

代文王周公均不信五行故夏殷之五官爲六官信周易而遺
洪範周易者不言五行者也孔子亦治周易故儒家亦不言五
行凡言五行者均爲背師觀荀子之斥子思孟子也謂其按往
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

非十二子篇

則儒家不言五行於

此可見孟喜易注謂陰陽氣無箕子箕子爲遵信五行之人陰
陽爲文王周公孔子所奉之說陰陽氣無箕子固周易不言五
行之證亦周代不從五行孔子不信五行之證也儒家既不言
五行安有所謂五行之說故大戴禮之載孔子論五帝德也無
一語涉及五德終始非惟不言五行已也並不遵從術數故荀
子深闢禋祥之道若五德終始之說則列於術數合歷譜五行
二派而成者也周代傳其學者謂之日者班志謂術數皆古明
堂羲和史卜所職而其序陰陽家也則以陰陽家流蓋出於羲
和之官是戰國之時信術數者惟陰陽一家

老墨均不信術數

故五德

終始之說亦惟陰陽家言之史記言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又言因載其機祥度數又言稱引天地開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又言鄒子作主運則五德終始之說爲鄒衍所傳至於秦代而鄒衍之說大昌史記云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五德終始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說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蓋古代之宗教有神術仙術二派及戰國時而符籙之說興如秦伯祠陳倉而獲石趙襄祠常山而獲其始也亦由於迷信鬼神厥後則用以預言休咎至於秦代其說益盛如亡秦者胡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是是爲讖緯之始然讖緯不雜於六經神術亦不雜於仙術至燕人依於鬼神之事爲僊方爲

神術雜於仙術之始始皇使盧生入海求仙歸奏亡秦之兆

史記

秦本紀

爲讖緯雜入仙術之始又漢人公孫卿言黃帝游山與神

會且戰且學仙百餘年後乃與神通

史記封禪書

而始皇禪梁父封

泰山亦采太祝祀雍之禮

史記秦本紀

則以求仙必本於祀神而祀

神即所以求仙既重祀神不得不崇祀神之禮而古代祀神之

典咸見於儒書欲攷祭禮不得不用儒生而一二爲儒生者咸

因求仙而致用亦不得不竄仙術於儒書始皇因盧生亡去而

坑諸生

則盧生亦諸生之一矣又扶蘇言諸生皆誦法孔子即諸生皆奉儒家之說矣

又使博士爲仙

真人詩

史記

張蒼爲秦柱下史傳左氏春秋而其書列於陰陽家

漢書藝文志

張良從倉海公學禮或以倉海公爲神仙則秦儒之誦

法儒家者咸雜神仙之說矣儒生既雜采神仙之說由是讖緯

之雜入仙術者亦纂入於儒書故儒生之明禮者咸因求仙而

進用漢代亦然觀公玉帶獻明堂圖倪寬艸封禪儀司馬相如

作封禪文咸因漢武求仙之故然秦皇僅重禮儀漢武則兼言

符瑞而儒書多言受命之符如孔子言有大德者必受命推之書太誓言赤鳥之瑞詩言文王受

命之符又稷契感生之說春秋家言其說與鄒衍之書相近符為

孔子受命及赤血之書皆其證也故儒生之言禮儀者一變而為言符瑞言禮儀出於祀神言

符瑞亦出於祀神而漢儒言符瑞即由逢迎人主之求仙觀倪

黃龍之瑞非因人厥後求仙之說衰而言符瑞者乃一變而侈

言讖緯讖緯蓋起於秦漢之間至哀平之際而益盛東漢以降

更無論矣故漢代之經生多兼明符籙曆數仙術明符籙者如

哀章獻金匱圖是也明曆數者如路溫舒受曆數天文以為漢

厄三七之期賀良上言赤精子之讖謂漢家曆運中衰是也曆數

符籙二而明仙術者如韓詩言鄭交甫遇洛神是也劉子政亦

一者也三者之說同出一源近於周秦之方士實則古代明堂義和卜

祝之適傳也是為鄒衍學大昌之時代然以孔子為學者所共

尊由是托名於孔子若董仲舒諸人皆傳此說者也使此說而果有意理則亦已耳無如讖緯之說便於君而不便於民何則讖緯之說不外感生受命以天子爲天所生即受天命以爲君此實神權時代之思想然後世之君主恃以護身因之君主自居於神聖以輕視下民而黜民之干大寶者亦飾此說以惑民秦漢之間君權益固由是陋儒迎合其旨以讖緯之說竄入六經於經文之可附會者不惜改經義以求售故論語鳳鳥河圖之文公羊孔子哭麟之語或亦漢儒所偽造憑臆妄作以誣古經遂據鄒衍以陰陽推五德之說以爲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逐末忘本以僞亂真此正孟子所謂邪詞也使緯書果係孔子所作何以戰國諸子以及孔子之門人從未一及斯言則讖緯起於秦漢明矣故五德之始雜入儒書亦始於秦漢考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漢相張蒼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

秋義頗著文焉此史公推明漢代五德說之所起也又三代世

表序云余讀課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課終始五德

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此言足證五德之說與經典之古文乖

異

古文爲真經見下冊古文學辨誣

又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儒者斷其義數家

隆於神運以數家別於儒家足證書之言五德終始者史公均別之儒家以外又封禪書云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牽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其言其言詩書古文者正以漢代俗傳之詩書均有封禪之說而古文之詩書無之此即據六藝古本以證讖緯之失也又隋書經籍志曰漢世緯書大行言五經者皆爲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怪妄故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足證漢代之治古文者均不信讖緯其所以不信讖緯者則以古文不言讖緯之故此古文學所由長於今文也今人因古文不言讖

緯於改制諸說未易附會於是以古文爲僞書殆孟子所謂惡

其害已而去其籍者與見下冊古文辨誣東漢尹敏言緯非聖人所作

桓譚鄭興均持此說足證緯非儒家所制定在漢代早有明徵

知緯書之爲僞託即知五德終始說之亦爲僞託矣今乃引之

爲己助亦惑之甚者矣因五德終始之說興由是公羊家有王

魯新周故宋黜杞之說繁露三代改制篇云春秋作新王之事

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大抵謂孔子託王子魯變

革周制以殷周爲王者之後此說一昌儒者多以爲新奇可喜

然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據魯親周故宋據魯者以魯爲主也

即史表所謂興于魯而次春秋也言所記之事以魯爲主據字

之音義近于主西漢初年鈔胥者誤主爲王儒生以訛傳訛遂

有王魯之謬說王公羊何注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托新

正黑統王魯尙黑又曰春秋緣魯以言王義公羊何注曰春秋

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又曰春秋託王子魯因假以制王

法又曰春秋王魯然如公羊所言則公羊于魯作三軍魯僭諸

公又何以譏其僭用王禮乎若夫親周之說蓋以周為天子且

為魯國之宗國故施親親之誼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

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此新字明係親字之訛蓋外災

均不書因周與魯最親故書其災文義至為易明至親誤為新

之說不過以宋為古國之後耳黜杞者以其用夷禮也明見于左

之說不過以宋為古國之後耳傳而公羊家引為黜夏之義誤之

甚矣史公蓋親見古書故能據其文以證董生之謬春秋之義所

以不晦者賴有此耳乃漢儒既創新周王魯之訛言猶以為未

足更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公羊何注曰孔子以春秋當新王

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係宣榭于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

矣又自變其王魯之說夫王魯之說本不足信公羊傳引子家

有王禮許魯明矣安又以王魯為託詞以為王魯者乃託新王受